

那天中午，女兒放學回家的時候，興沖沖地對我說，她已經和路易莎說好一起做這個報告，連題目都選好了——「海豹」。我聽了有些吃驚，做「學習報告」是德國的大學和中學常用的學習方法；學生們選定一個題目，就這個題目搜集資料，然後組織整理，擬定提綱，為了使報告生動易懂，還可事先準備圖片、圖表或幻燈片等，最後上台去講給同學和老師聽。我女兒才剛上小學三年級，就要做學習報告了？

她的自然常識課老師顯然很重視這個事情，每個學生的家長都收到了老師寫來的信，讓罷這滿滿的一大頁紙，我不由在心裡嘆了口氣。

關於「目的」，老師列了幾點：一是培養學生查找資料和文獻的能力；二是鍛煉學生概括與總結的能力；三是規劃與條理；四是表達能力；五是家長能做的，是幫助孩子收集資料，譬如帶孩子去圖書館查找相關的書籍或在網上搜尋圖片等，但也僅此而已，老師特別強調，準備這個報告的具體工作都將在學校裡完成，學生無需在家裡為此加班加點，家長更不必參與製作圖表之類的準備工作。在信的最後，老師寫道：「這裡再次重申：我們不期待學生們做出十全十美的學習報告，重要的是學習的過程。」

林中英

### 域外漫筆



我想到了一己上小學時候的自然常識課，與歷史地理政治這類課程一樣，那學習方法就只有一個字：背！所有問題都有標準答案，沒這個背好了，考試肯定沒錯。我們把這些課程的內容當成既成事實或是真理來學，既然是真理，就不容質疑，至於這些結論是如何得出的，並不重要，考試不考這個。從

## 老師的信

這麼一件小事裡就可以看出德國和中國在教育重點上的差別：在德國，學習的目的是掌握獲取知識的途徑和方法，這樣才能在已有知識的基礎之上，獲得新知識，開創新領域；在中國，學習的重點是最大限度地重復已有的知識，「臨摹」與「背誦」是傳統的習字學文的方法，如果提筆就能寫出和王羲之一樣的字，就會被認為是書法家；如果張口就可以子曰詩云，就被譽為學識淵博，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拷貝西方的技術是因為把人家當「大師」來效仿，是「學習」，西方人應該感到光榮才對。我們經常忘記的是，只會繼承先人的理論、效仿別人的技術帶來不自身的發展，也贏不得別人的尊重。手裡握著女兒老師的信，我想到在上中學的時候最怕數學的我，在德國經濟的時候卻能夠輕鬆應付高等數學的課程，我那個時候覺得我的德國同學都笨死了，那麼簡單的題目都做不出來，還不如我呢！——相信有類似感覺的同胞肯定不止我一個。在這個我們犧牲了幾乎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本可以用來玩耍和遐想的時間！自古以來，中國不乏勤奮刻苦的學生，但是能夠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去放眼世界、統領全局的大多不是中國人，領先的技術、開拓性的理念也多半不是來自中國！

當然，生搬硬套人家的學習方法未必能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而且又有抄襲別人的嫌疑。自己的路還是自己去尋找吧，為了國家，更為了孩子。

「虎豹別墅」和「景賢里」也屬於這種復古式建築，所以把它們稱作「中國古典復興風格」，將更符合事實和歷史原貌。

### 二、徐敬直的故事

「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的講法從何而來？在香港，凡是談到這個專題，都會提到徐敬直（中國建築）。該書用英文寫成，一九六四年在香港出版。徐敬直生於一九〇六年，一九二四年赴美學習建築，一九三二年回國，在上海創立「興業建築師事務所」。他親身參與了三十年代那場中國古典復興建築運動。他設計的「宮殿式」建築在南京中央博物院設計競賽中獲獎，一舉成名。一九四八年他由上海來香港，此後留在香港執業，是香港建築師協會的首任會長，一九八三逝世。在書中，徐敬直論述了「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的歷史和現狀。從全文來看，他把這個詞作為一個籠統的、開放的名稱，泛指上世紀二十至六十年代幾個不同時期的建築作品，而且經常把「中國文藝復興風格」與「中國風格」、「民族風格」和「宮殿式」混和使用。例如在評論一九六二年的台北故宮博物館時，他說：「這座美麗的宮殿式建築是典型的中國文藝復興風格。」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學者越來越多地使用「中國文藝復興風格」來描述本地的中式現代建築。作為學術研究，如何用詞是學者的自由。但我認為，在保育歷史建築的時候，為了尊重歷史和文化的原貌，最好不要把一個當代的用詞嫁接到過去的語境。特別是，當官方要為「文藝復興」下定義，樹立「獨一無二的文化地標」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小心了。

### 三、胡文虎的故事

發展局把「虎豹別墅」譽為「中國文藝復興建築風格的典範」。我看這塊牌匾過大、過重了。作為典範，它應是同類建築風格的開拓者、領導者或最優秀者，應該是其他人學習、仿效的榜樣。但「虎豹別墅」並非這樣的標本。

一九三五年，新加坡富商胡文虎為第二房妻子陳金花，在香港建了這座奇特的、童話般的花園住宅。它是按照胡文虎的構思而設計建造的，反映了他在緬甸、中國、印度和東南亞等地生活、營商的經歷，包含了他對儒教、道教、佛教、中國傳統文化及英國殖民地文化的認識。它把商業宣傳和道德說教集於一身，是一座具有強烈胡氏個人風格的「主題花園」。不過，在西式建築上加了天真浪漫的中式屋頂和紅紅綠綠的顏色，這不是「文藝復興」，而是「洋涇浜」，是一盤拼湊了多種文化元素的「拼盤」。所以，儘管「虎豹別墅」在豪華程度上是一個「典範」，但在建築藝術上是一個平庸的作品。作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和本土文化，它確有保育價值，但這樣的建築既不是上世紀中國古典復興的典範，也不可能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復興的標本。

歷史建築保育不是編童話，而是講實話。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保護歷史建築的原貌，不單要保護「硬件」——建築外牆的原貌，還應保護「軟件」——歷史文化的原貌，對史料進行整理、考證和研究。遺憾的是，在歷史建築保育中，軟件部分總是太「軟」，歷史研究不夠嚴謹，不僅未能提供翔實的史料，還時常出現改編、修飾、「補充」歷史的情況。而且為了給歷史建築增添分量，經常使用誇張的語言，動輒「典範」、「傑作」。這是官場的「固有文化」，還是官員平日讀地產商「售樓書」太多的緣故？如果我們把「虎豹別墅」當作中國文藝復興的「典範」，那麼「中國的佛羅倫薩」將只能是一個夢。

## 香港：中國的佛羅倫薩？

方元



### 流動空間

從北京到香港，舌尖上滾動着一條熱辣辣的話題：「中國文藝復興」。二月，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一個研討會，名為「中國文藝復興——香港的角色」。嘉賓白先勇在會上說，香港可以扮演十五世紀佛羅倫薩的角色，帶領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藝復興。十一月，白先生在北京大學再次談到「中國文藝復興」的時候，有沒有告訴北大師生，他已經找到了「中國的佛羅倫薩」？一個長期被叫作「文化沙漠」的地方，忽然在一夜之間變成「文藝復興的發源地」……正當我掐自己的大腿，擔心我在發夢的時候，香港發展局推出了兩座「中國文藝復興」建築——「虎豹別墅」和「景賢里」，似乎要證明「中國的佛羅倫薩」並非沙洲蜃樓。

### 一、發展局的故事

「虎豹別墅」和「景賢里」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是兩座中國風格的建築，近年在香港媒體上頻頻曝光，頗有知名度。最近，發展局將它們列入第三期「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在官方的「劇本」中，前者被稱作「中國文藝復興建築風格的典範」，後者是「中國文藝復興建築風格的傑作」。看來，發展局急於在「中國文藝復興」的舞台上先聲奪人。

然而，如果在歷史上，「虎豹別墅」和「景賢里」這種建築風格並非「文藝復興」，而是稱作「古典復興」，那麼發展局的故事還能那麼精彩嗎？那種為了趕潮流、為了「政治正確」而美化、粉飾歷史的作法，應值得我們警惕。

把歷史之頁翻回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們看到

，這種建築風格在當時被稱作「宮殿式」或「中國固有形式」。它有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一方面，在西方列強和日本的欺壓下，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斷高漲；另一方面，在孫中山逝世後，新掌權的蔣介石集團亟需為自己樹立中華文化「道統」繼承者的形象。那場被稱作「復興」的建築運動正是這個時期的產物。簡單地講，在時間上，它從一九二五年南京中山陵設計競賽開始，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為止；在思想上，它深受民族主義和復古思潮的影響；在藝術上，它吸收了西方的新古典主義和折衷主義；在設計上，它借鑒了教會的「中國本色」建築，把現代的技術、材料與中國古典建築形式相結合。這即是所謂的「中國古典復興風格」。

南京中山陵為這場古典復興運動拉開了大幕。官方在徵集設計方案時明文規定，參選的方案「須採用中國古式」，因此中外建築師提交的方案均採用了中國古典建築的形式。由於這種復古的建築形式與當時政府提倡「國粹」的政策相融合，因而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鼓勵。一九二九年，中央政府在南京《首都計劃》中提出：「政治區之建築物，宜盡量採用中國固有之形式，凡古代宮殿之優點，務當一一施用。」這即是「中國固有形式」一詞的由來。因此，三十年代在南京、上海、北京和廣州建成的許多官方建築都是「宮殿式」。

由於這場運動由始至終未離開官方的軌道，因而未能出現真正的文藝復興。現在的中國建築史教科書，在談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風格建築的時候，仍稱作「宮殿式」或「中國固有形式」。雖然有兩個標簽，但它們在建築形式和風格上相同，因此學術界把這個時期的中式現代建築統稱為「中國古典復興式建



香港虎豹別墅

方元圖

## 什麼使得一個女人令人難忘

段懷清

這是梁實秋一篇文章的題目，文章內容忘記了，但題目現在還記得。有意思的是，讀這篇文章的時候，梁實秋此文集中還收錄有另一篇文章《關於張幼儀與雲裳公司》。文章其實只是一封書信，為的是確認雲裳公司確係張幼儀所開或主持，而與陸小曼無關。

關於張幼儀與雲裳服裝公司，其實找來《小腳與西服——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家變》一書，不難確認。在張幼儀離開徐志摩的生活中，雲裳服裝公司，將她從經濟上、生活上和精神上走向自立的重要一步，但顯然不是唯一的一步。

在張、徐二人離異之前，張幼儀只能是徘徊在徐志摩身邊周圍的一個影子，或者只能是在徐志摩的影子中逡巡，沒有任何理由讓人去關注她的存在和生活——她活在別人的生活中。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去關注這樣一個生命存在呢？

這只是就張、徐離異之前而言。在那場現代史上的著名婚變之後——徐志摩當年曾有志成為現代中國第一位公開在報紙上離婚的文明人——張幼儀自己的時間才開始了。

不過，即便如此，張幼儀的生活，一部分依然是在過去生活的軌道上：她要撫養兩人共同的兒子，還要照管徐志摩年老的父母。這種責任在徐志摩去世之後，更是成為一種道義上的責任。

但在《小腳與西服——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家變》一書中，張幼儀似乎並未作如是觀。在這本多少帶有些為一個被炒得沸沸揚揚的現代婚變舊事正名的著作中，一個一直被遮掩在徐志摩身後或那個婚變舊事之中的張幼儀，最終走到了前頭，將她後半生遮掩不住的人性光彩與生命力量盡情地釋放出來，讓這個現代婚變故事有了一個真正富有現代思想與精神蘊涵的輝煌結局——從這裡，我們不僅看到了一個全新的張幼儀，也看到了一個全新的現代女性，一個終於走出男性的光環，獨立地開闢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的新女性。

張幼儀後半生的那些經歷並沒有重述的必要，有心人可以找來此書自己翻看。這裡想提一提的，倒是張幼儀的後半生經歷中可能不大為一般讀者所關注的兩個生活細節。

其一是張幼儀在將她與徐志摩共同的兒子撫養長大、結婚成家之後，與徐離異已經數十多年的張幼儀，才與一位默默心儀於她的男士組成新的家庭。在這個多少還帶有些「陳腐」意識的故事中，其實更讓今天讀者動容的，是一個女性對於責任與信念的堅持。

現代人對於自由的追求，不應該以放棄一些基本的道義與責任為代價，更不應該以全然不顧他人的痛苦或者屈辱為代價。徐、張當年那場婚變中，徐在許多方面不僅是主動方，而且也是強勢方——儘管張幼儀可能獲得不少經濟上的補償，但在生活與事業上，張幼儀當時的處境及未來的生活，都是可以想像的——那是一種幾乎沒有未來的生活。

但張幼儀開闢了屬於自己的未來，走出了一條幾乎沒有可能的屬於現代新女性的新生活。在這一生活中，女性不再簡單地依附於男性和家庭，無論這個男性多麼可愛，這個家庭多麼值得依賴。更關鍵的是，她所走出的那一條帶路，是完全可以複製的可供大多數現代女性去嘗試的人生與事業道路。

其二是在張幼儀的晚年，她會與第二任丈夫一道，重新回到當年在英國的傷心地——當年，也就是在這裡，她獲知了自己的丈夫，正在與一個年輕貌美有才華的女性展開一種精彩絕倫的屬於現代人的情感故事。出乎意料的是，重返舊地的張幼儀——那已經是她人生的暮年——並沒有處於一種人生的感傷之中，而是以一種超乎一般人的心態，對着物是人非的一切，從心地裡發出這樣的感嘆：我為什麼當初沒有發現這裡的美呢？

單憑這一句感嘆，就可以知道此時的張幼儀，完全有資格站在與徐志摩並肩的位置，來欣賞康橋的柔波與水草。但這一切，並不是在徐志摩的幫助下完成的，而是張幼儀自我成長的一種自然結果——自然而然，多好！沒有了詩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女性成長起來了！而當年被徐志摩奉為現代新女性的另一位女性，卻在他去世後長期難以走出他的陰影，將自己塵封在一個狹窄的生活空間裡走不出來。張幼儀與陸小曼這兩位現代女性在與徐志摩生前與生後的不同人生道路遭際，實在有不少值得當下女性們認真思考的東西在。

## 期待明年

李小芬



### 人生在線

舊時光，一晃就過了。有喜，有悲。有煎熬，也有享受。站在新年的窗口往回看，舊日子統統都過去了。等待的，是新生，是新的展望。

新的一年，有一個特別角色，等著我傾情演繹。高三家長，一個多麼重要且五味雜陳的稱號。意味著比平時多幾倍的付出，焦慮和忐忑。會幾何時，我說我絕不像小說裡的那些家長，小心翼翼，謹言慎行。我，電視該看則看，話說說則說，一定把日子過成平常節奏。

可是，事當承接，全然不一了。現在的我，整天滿門心思為孩子的飲食辛苦操勞，為孩子成績、身體、情緒上的細微變化焦慮不安。什麼平靜啊，淡定啊，放鬆啊，統統都跑了，不再屬於我。

進入角色，開機。孩子病了，我失眠，比自己生病還難受。孩子玩樂，沒挑燈夜讀，我焦躁不安，覺得時間一點點浪費了。孩子月考不理想，我壓力陡增，心慌不已。孩子說，如果考不上理想大學，我重讀。我說，千萬別，你可以的，一定能成功。其實我心裡說的是，你餓了我吧，三類大學也上，我受不起煎熬了。

丈夫笑着勸，淡定一些。人生的十字路口，孩子過你也得過。其實我懂，道理都明白，可沒法淡定。那麼多的學校，我得一個個了解吧。那麼多的錄取分，我得一個個記錄吧。要從成百上千所學校裡，找到孩子能夠報考，可以衝擊並且喜歡的學校，哪能不提前做好功課？

何況，孩子辛苦衝刺，家長不當勤務員，心何安？何談愛和責任？今天我所做的積累都是為了美好的明天。為孩子錦上添花，努力過，不後悔。

而且，我的心總是會跳到一個新畫面：鬱鬱蔥蔥的大學校園，女兒抱着書，青春洋溢，微笑滿目，蹦蹦跳跳地走向教室。與她千里之外的我，逛早市，晚散步，看書寫字，和朋友聚，周遊風景，有大把的時間可以休閒，多麼瀟灑愜意。那是我朝思暮想的理想生活啊！

月年年，總有挑戰。我準備好了，熱熱地期待明年。期待我和孩子的新戰艦，同時揚帆起航。

## 歲數的本份

葉曉文



### 如是我見

人們總說，二十歲，是女人最美好的時節。年過三十的我，卻深不以為然。

二十歲的我，剛大學畢業，對前途對未來一片茫然。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能做什麼；不知道將來會在哪儿生活；不知道今後將跟什麼樣的人攜手一生；不知道在一個安逸穩定的崗位上消磨一生，或是勇敢地走出去闖蕩一番，哪個更不會讓自己後悔；不知道如何才能更有價值地度過人生；不知道……

二十歲的我，有太多的不確定、不知道，所以內心總是充滿了躁動與不安。

轉眼間，我已年過三十。

三十歲的我，歷經青春的奮鬥與掙扎後，終於有了一份可以安下心來幹一輩子的工作，有了患難與共願意牽手一生的愛人，有了保障幸福生活的相對穩定的物質基礎，有了經過質疑和思考後日漸清晰的價值信仰。

三十歲的我，越來越明確自己想要的生活，想做的事情；越來越明白哪些是值得堅持的，哪些是應該捨棄的。終於找到了生命的方向，因而內心是偏安靜而淡定的。如果你問我，到底二十歲還是三十歲，更讓我覺得幸福？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是三十歲。然而，我清楚地知道，沒有二十歲時的彷徨憂鬱拚搏掙扎，不會有三十歲時的安然淡定。二

## 包公清正廉明的底氣



### 文化經緯

近日讀史，無意發現有關包公報酬的記載，頗有意思。包公在開封府當宰相一半的時候（《宋史·包拯志》），每月糧三十石，其中米和麥子各一半；柴炭二十捆（每捆十三斤），乾草四十捆；冬外發十五斤（每斤十五斤）；木炭；月發「公使錢」一千五百貫，「添支錢」一百貫。

包公時在中央任職，頭上還有龍圖閣直學士和尚書省右司郎中的帽子。在開封府屬於外任藩府享受副都督待遇的高級官員。因此，包公享受朝廷無償劃撥的職務耕地二十頃（二千畝），允許收租，不繳國稅。按每畝租石一石計算，這個進項達二千石。如此算來，包公年收入約為：銅錢二萬零八百五十六貫、大米二千一百八十石、小麥一百八十石、綾十疋、絹三十四疋、羅兩疋、絹一百疋、木炭十五秤、柴炭二百四十捆、乾草四百八十捆、文：按當時物價，米每石四錢，每石二百文，麥子每石三百文；綾每疋四錢、絹每疋四錢；木炭每秤一百文、柴炭每捆五十文、乾草每捆十九文。

把貨物換成現貨，折合銅錢一千零二十二萬，加上實物收入二萬零八百五十六貫，年收入約為二萬一千八百七十八貫。據時任淮南轉運使的張根說，他管理的淮南二十個州，每個州年上繳中央財政的稅約一點五萬貫。換句話說，包公的現的四十萬，包公的年薪相當於黃金八萬七千五百一十二克。按二〇一一年新幣相當於美金八萬三千三百多萬元。這個水平比目前效好的大型國企和上市公司前年總額克林頓的年薪是二十萬美元，布什和奧巴馬的年薪都是四十萬美元，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年薪為二十一萬八千美元。包公的年薪折合成現在的美元約為三百八十七萬美元。宋朝公務員的工資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馮雁軍

包公時代，官員的工作很輕鬆。官僚制度設計上有一種「官」、「職」和「差遣」之分。「官」是一種等級待遇，相當於現在的一主任科員、處級調研員之類，是拿工資的一種標準。「職」是加官的虛銜。「差遣」才是實際職務。宋代政府規定最低級官員配一名服務人員，宰相可配一百名，這些服務人員相當於現在黨代辦、副秘書長、國家發工員。碰上皇帝生日、官員退休或是死亡，政府還允許高官員的直系、旁系親屬甚至門衛保安頂替到政府機關工作。